



小说之路上，我喜欢拐弯和走岔路，因为那预示着异景景致的可能性。可能这跟胃口有关，餐桌上的胃口，阅读的胃口，人际交往的胃口，我都偏爱变化与杂芜。

1998年的某个下午，站在一座高楼上盯着世界看，栏杆拍遍，心念忽动，坐到电脑前，就此一脚踏上这条神秘多变的小说之路，在细雨中奔跑，忍受迎面击打的枝条……然而，每当从狭窄到渐宽，荆棘化为花朵，繁华摇曳，我反倒警觉且严厉了。行了，下一个路口，必须拐弯！要跑到草莽里，要跑到小兽出没处，跑到天地更深处。那才是粗糙、坚硬的万物之核。

故此，从自我圆通的市井小民、人性氤氲的乡野东坝，到固执弯曲的女性成长、色彩斑驳的城市暗疾……一个又一个路口，我热切的



## 文学的魅力

□ 次仁罗布

回想当年第一次被一部文学作品吸引，却是借来阅读的《林海雪原》。故事里的人物，通过文字活泛在我的脑海里，时刻为他们的命运揣测着。当最后一页读完，一种为英雄伤感的情绪缠绕在我的心头，久久不能挥去。那时我正在上中学，可以阅读的书并不多，也没有什么娱乐。但，文学书籍给我展示了无限广阔的天地，我的心随着文字飞翔起来，穿越了山川河流，抵达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从那刻起，我就不停地借文学作品来阅读，一段时间后，把人家家里的书全看完了。再没有可看的文学作品时，我的心里焦躁得很。现在想想，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。

汉语学到高中就停了，大学里攻读的是藏文。记忆中，当时文学名著翻译成藏文的屈指可数，只能借助汉文来阅读名著。那时就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，用不熟练的汉语试着写作品，只是完成后不敢把作品投寄。后来参加了工作，文学梦渐渐地被繁杂的日常工作所湮灭。经过几次工作调动，又回到了心仪许久的文学圈里，成为了一名杂志编辑。鲁院的两次学习，使我对于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，视野得到了开阔。十多年转瞬消逝，我却发现成为一名作家的信念一直潜藏在我的内心里。文学的魅力，就这样牵引着我走到了今天。

经过多年的阅读和创作，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要反映普世价值，赞扬人性的伟大，揭示苦难面前的无畏精神，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。因为这些可贵的品质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贯穿始终，成为人与人和睦相处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基石。作为一名作家，有责任和义务给读者构建一个价值系统，即坚韧与勇敢、包容与和谐、耐劳与牺牲、怜悯与荣誉等。用这些人类原本拥有的闪光品性，去感化读者、唤醒读者，使人们看到生存的意义、生存的价值。这些构筑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，也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。文学不能只是讲个故事，而是要体现比故事本身更重要的精神世界，通过拷问灵魂深处的幽暗与明亮，不断重塑健康而健全的精神。

我们处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，很多固有的文明在这种飞速发展中正在慢慢消失，世界越来越趋于雷同，文化由多元走向趋同，民族文化的特质也渐趋模糊。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，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，更应该坚守传统的情怀，拒绝雷同。少数民族作家要认清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，要从底蕴丰厚的民族文化里汲取养分，书写民族心灵的秘史，为本民族树碑立传，为繁荣和丰富我国文学事业作出一份贡献。

文学的魅力远不止这些，还要不断地探索艺术的可能性，从形式从策略从文字上要不断地创新突破，惟有如此，文学才会焕发出新的生机，才会迎来一个新的高点。卡夫卡、普鲁斯特、博尔赫斯、萨特、福克纳等无数伟大的作家，都是在叙事的可能性上不断进行探索，不断超越前人，为后来者不断把标杆抬高。正因这种艺术上的探索，他们才成为了不朽的文学家。我们要躬下身，对这些大师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鞠躬，要感谢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，更应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，不断探索创作手法的多样性，让文学保持青春、保持旺盛的生命。

## 下一个路口

□ 鲁 敏

寻找并爱上每一个写作母题，纵容其旺盛的生殖，并在风格上伸手伸脚，屡求其变。充沛的兴致像海浪一样载着我起伏前行。

2006年是个小岔道。到这一年，写作浑噩八载，翻一翻，也排出诸如《镜中姐妹》《方向盘》《白围脖》《超人中国造》《小径分叉的死亡》一批以市井生存及伪中产者苦闷为主题的小说，笔调油熟光滑，嬉笑怒骂，似略有风格。然而，焦灼与轻蔑与此同生，我深深怀疑起这种对景写生、数码快照般的写作，是否真的就是我辗转以求、闪闪发亮的小说？凌晨的微光里，我忽然强烈地思念起我寂寞辽远的故乡、那令人心疼的小地方，我要到岁月的深处去寻找它，我要离开这太过熟稔的大道，而开辟一条去往东坝的、杳无人迹的小径。

此后两年，我醉酒般地尽兴写下了一批以东坝为背景、亦是为主角的小小说，《思无邪》《离歌》《风月剪》《逝者的恩泽》《纸醉》《颠倒的时光》等，于残酷取温贫，向浑浊求清冽……这条路慢慢竟成型了、宽大了，那日月缓慢、人情持重的东坝，成了我“邮票大小”的故乡、“一口可以不断深挖的井”。是的，这条路简直都不费力气了，这已获得认同的审美与图景，它是安全的、顺利的，可以稳妥地诉求到更多的掌声与呼应，并确立起似是而非的风格与领土。可是，人的天性多么不安分哪，苦闷再一次从纸笔下浮现，像一道苛刻的目

## 把自己变小

□ 苏 童

很多朋友知道，我喜欢读小说，喜欢读别人的短篇，自己也喜欢写。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，或者说旅程太长，来路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，最终无从发现了。对我来说，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，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悦。

谈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，说它一唱三叹，说它微言大义，说它是室内乐，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，说它是微雕艺术，怎么说都合情合理，但是谈论短篇小说的内部，谈论它的深处，却是很难的。我们面临过这样的窘境，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囊括意义的短篇小说令人生疑，它值得谈论吗？相反，一个无法用简短的语言概括的短篇小说，同样也让人怀疑，它还是短篇小说吗？所以，短篇小说历来就让人为难，一门来自语言的艺术，偏偏最终使语言陷入了困境。

用传统美学探讨短篇，是一个途径，一种角度。比如说人们喜欢用“气”这个词，这个词很微妙，也很万能。“气”在短篇小说里的分配就是一“聚”一“散”，因为空间狭窄，更要适时适地，要在分寸上。说起来，这其实就是个叙述问题。我一直觉得创作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叙述的魅力。如果一个小说自己很喜欢，读者也喜欢，多半是叙述的力量，自己把自己弄晕了，还把别人也拉上了垫背，这是短篇的光荣时刻，笔墨寥寥，你却可以在小说中的人物握手拥抱，你甚至能感受到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，比在现实生活中更敏锐，更宽广，更残酷或者更温柔。

叙述是个大课题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，一边讨论一边学习。谈到叙述似乎必然要谈到文字，这也让人为难。相对于长篇小说，短篇的文字应该考究多少、应该精炼多少？这在无法量化。我也没有答案，只好说说自己的体会。记得我最初的小说文字，努力追求色彩和温度，有的小说文字，因为回避故事和人物，面对紊乱的意象，惟一掌控的方法是采用从诗歌转换而来的文字

记得我第一次乘舰去西沙，那是元旦前夕，由于海情复杂，舰船无法出海，我在湛江等了一个多礼拜，后来说是岛上有许多供应断了，必须尽快补给，军舰顶风出航。那天涌浪很大，预报浪高5米，几千吨的军舰在巨浪中抛上抛下，如同一叶小舟。几个头一次遇到这种海情的同事，除了吐出胆汁之外，还感到了恐惧。我是1980年听着《军港之夜》的优美旋律进入海军的。那时大海给我的感觉是美丽和浪漫，而这一次让我真切地领略了大海的另外一面。一位水兵指着舰尾的一行海鸥告诉我，因为南海中国海博大，有时航行十多个小时不行何岛屿，在南海上飞行，海鸥必须跟着舰船，才不会飞累了没处歇脚而掉进水里淹死。在浩瀚无际、波涛汹涌的大洋上，在海鸥甚至都无法生存的地方，我们的水兵兄弟们一年又一年地默默守望、无私奉献和顽强拼搏着。

中国有着数万公里的海岸线，二百多年来，每一次的外来入侵都是来自海上。甲午海战是中华民族的耻辱，也是每一个海军将士心口永远的痛。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，中国海军肩负着维护海洋权益、拓展海洋利益的神圣使命。一位海军将领出访某军事大国时曾说：我们不打第一枪，但也绝不允许对手打第二枪。从军30年，我亲历了人民海军的快速发展，目睹了战友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。从旅顺口到水天相连的南沙群岛，从雁北大漠到湘西的丛林深处，都有着海军官兵动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在我心中萌动，成为了我一系列海军题材小说的素材。如《寻找我的海魂衫》系列、《海鸥》系列等。我用我的

光：不要再这么美滋滋地原地盘桓吧，东坝就够了吗，总嚼同一块甜馍是不是太胆怯了？你难道不想试试逆流而上，哪怕是火中取栗、水中捞月？

蹑蹑脚，东坝的故事就此按下了暂停键，虽则我的心中对它还有着婴孩对母乳般的留恋，其人物与风情仍在心中流连不忍离去，但未知的风景更加令我颤抖和紧张，这是灵感的暴动与欢愉，我必须信任它的直觉！去吧，信马由缰，去往下一个也许仍是寸草未生的荒芜处。

重新开荒打草……都市“暗疾”之种种，果然从光照不足的人性皱褶处层层涌现，我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些从伟大的“现代化”生活中滋生出来的增生品，像从大海深处打捞珍珠，诸如《暗疾》《企鹅》《致邮差的情书》，它们不再是对普世价值观的代言，而带着摇摆与蜕变中的生涩气息，继而，一步步地，从非典型个案到所涉更广的人群高发症，从天而降般的，《伴宴》《铁血信鸽》《惹尘埃》，它们像野花在路的尽头次第开放，如同献给拓荒者的礼物！这一路径的小说，是取自病体的坚硬切片，不论人物或故事，似无正负与成败，也不需要“救赎家”去指明旗帜般的结局——我得忘掉原有的技艺，反抗既成的价值与道德，完全像一个生手，诚恳而冷静地处理，尊重并追随它们的明暗规律，以及不可侵犯的歧义性。也许，这便是小说深处的秘密景致之一，我渴盼着可以依稀看到一角。

可能将会一直如此吧，我的小说之路，就是一条旁逸斜出的陌生之径，我须得为之凝神、为之跟踪。然而，摸索与征服，实乃颇为华美的滋味，像在与小说跳一曲无伴奏的双人舞，我们相互踩脚，我们寻找步调，并尝试去创造令人惊奇的新节奏。这一切，我挺喜欢。

叙述，以乱制乱，以跳跃顺应跳跃。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我渐渐觉得文字本身并没有什么权利“吵闹”，它应该匍匐下来，安静下来，甚至遁形。冷静地想一想，人们记住一个小说，记住的通常是一个故事，或者一个或者几个人物，甚至是小说的某一个场景，一个细节，很少有人去牢记小说的文字本身，所以，文字是叙述的细胞，它应该埋在叙述的皮肤之下，在血液里流动，而且只有一个方向可以流动，那就是叙述的对岸。无论是长篇小说汪洋大海般的文字，还是短篇小说的数千文字，都只有一个任务，齐心协力，顺流而下，把读者送到对岸去。

有人会担忧，叙述被结构所控制，结构令人恐惧。说到短篇的结构，貌似难题，其实不必多虑，从来没什么正统的短篇结构，也无所谓“紧”和“松”，文字如果是在虚构的空间里奔跑，本来就怎么跑都可以，只是必须在奔跑后到达终点，不会有人计时，也不会有人因你奔跑姿势不规范判你犯规，如果说结构出问题，不过是小说“体型”难看一点，如果结构导致文本的彻底失败，那作者不是气力不支未到终点，就是中途草草收兵了。

然后我想谈一下短篇小说的材料，这材料的远近大小，取决于个人的生活阅历与记忆，本不必谈。但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作家的写作材料和地域的关系，是否作家作品中潜藏着一个写作地理学现象？以两个最著名的美国作家为例，几乎没有人记得海明威的故乡，但人人都知道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德（在作品中更名为众所周知的约克纳帕塔法县）。为什么？我猜想海明威作品的地理意义是扩张的，侵略性的，非洲、加勒比海和西班牙，战士、渔夫、旅行者、斗牛士，都是扩张侵略的结果，因此在其创作中，故乡消失了，或者是有意无意被遮蔽了。而福克纳的“故乡”相反，它是因为小而凝固得广为人知的，他的作品谱系以家族村庄为单位，经过精心而固执的聚敛和浓缩，约克纳帕塔法渐渐变成了一个稳定的地理中心，福克纳依赖于这个貌似局促的地理中心写作，成就非凡。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研究出什么取材之道？不知道。但这引起我的思考，一个作家面对“你要写什么”的问题时，往往努力把自己变大，这很难，很有意义，但有时候，把自己变小更难，更有意义。

## 由爱好变成爱

□ 陆颖墨

笔和水兵们一道守望。曾经有段时间，我在文学创作上也赶上潮流，追过时髦，学着写一些连我自己也看不懂的小说。有一天，海军设计局的一位工程师跟我说，我在西沙岛上看到战士们手里有一本翻烂了的《当代》杂志，上面有我的中篇小说《白手绢·黑飘带》，那本杂志已经出版十多年了，我听了，当时鼻子发酸，一下子仿佛突然明白自己该写什么，为谁而写。

新世纪以来，中国海军的发展让世界瞩目。年近80的海军老作家杨肇林跟我聊天时说：“巴尔扎克说过：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中国海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，作为一个老海军，我真希望有反映这一变革的优秀文学作品诞生。”我也



## 短篇小说获奖作家——

# 坚守文学的品格



## 望月的女孩

□ 盛 琼

那个遥远的夏夜，一个5岁的女孩，独自坐在院子里乘凉。月光像银色的大水，把她淹没了。她成了一尾发光的小鱼。她睁着一双童贞的眼睛，长时间地，仰望月亮。那月光太稠密了，似乎变成了一场大雾，将她漂浮起来。看着，看着，她突然流泪了。她感到了一种透彻的孤独，无名的忧伤。——这周遭的一切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到底是谁呢？我为什么要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这样的时刻呢？——那晚，这个5岁的女孩，第一次获得了对生命的审视，对自我的反省意识。她感到自己仿佛被什么神秘的力量，抛到了这个孤独的地球上。她难过得无法形容。从此，孤独，就成了她的DNA。从此，月亮，就成了她一生的知己。

没有人相信这个。她也无法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。人们只是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奇怪。比如，她一切顺利，颇受宠爱，却从不快乐（哦，欠揍啊）。比如，每逢过年过节喜庆的日子，她都躲着人群，偷偷流泪（哦，毛病啊）。比如，她自小喜欢思考一些生死、世界、灵魂等终极问题（哦，犯傻啊）。

她上学了，认字了。那是一个贫乏的时代，无论物质和精神都那么单调。父母都是刻板规范的工程师，家里大多是些数理化工具书。关于文学，只有区区几本高尔基，还有，就是一本厚厚的《鲁迅全集》。那个叫鲁迅的男人，他那著名的侧面雕像，和那些奇崛有力的文章，就这样，成了她的文学启蒙，深深地扎进了她的生命里。她喜欢他人木三分的文字，更喜欢他的傲骨和柔肠。因为他，她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找到了一生的钟爱——文学。她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小说、杂志，带着发亮的眼眸阅读。她开始在别人的故事里体验人生，感悟生命。她的心灵被文学丰盈着，舞蹈起来。

那时，她不知道，她还要经过漫长的一段人生之路，才能接近文学。因为，她是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，学的是新闻而不是中文。毕业后，她分到电视台工作，写的都是一些电视片的解说词、文艺晚会的串词，那些花哨快捷的文字，就像地铁里的广告牌，一闪而过，不留痕迹。她还要学做妻子，学做母亲，在生活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，如何适应社会。她天生是个多么笨拙、腼腆、敏感、幼稚的人啊。一切的一切，都让她疲于应付。

虽然在别人看来，她的成长算是顺利幸运的，没什么可抱怨的了，可是她清楚地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逐渐地干枯。离开了文

学，她就失去了灵性。于是，有那么一天，她义无反顾地回来了。放弃高薪的职业，远离光鲜的人群，她成了一个作家——一个整天坐在家里写作的人。是的，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，她听到自己的灵魂发出了一声欢呼。因为，从5岁开始，她就知道，文学是她生命里的东西，像呼吸，像眨眼。

毋庸置疑，她的起步比较晚。因为很多天才的作家，在他们20多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写出他们一生的代表作了。所以，从踏入文学之路的那一天起，她的心态就是平和的，谦卑的。上天这样安排她的人生之路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她既不急功近利，也不妄自菲薄。她对自己说，你只要认真写，用全部的心灵、情感、智慧来写作，把自己生命里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，这就足够了。

她读书、思考、成长。随着写作的深入，她对人性的复杂越来越了解。对于虚妄、荒诞的人类境遇，她无限地同情，彻骨地悲悯。虽然她自己在生活中是个有原则、有个性、不随波逐流、敢于走自己道路的人，但对外界和他人，她越来越宽容，对人性的局限和残缺，也怀有深深的惋惜。在这样一个羞谈理想的时代，她仍然把真善美当成自己的毕生信仰，而且坚持把这种信仰灌注到写作中。她认为，真善美不是什么高调的东西，而是人性的基石，是生活的意义。它朴素，温暖，平实，不花哨，也不煽情，更不抱怨和仇恨。它像大自然一样，博大、壮美又充满生机。她相信，真善美是永远都不会陨灭的，陨灭的只是生活中脆弱的因而放弃的人。在写作中，她极力挖掘这种明亮的、温暖的东西。为什么明亮呢？因为有黑暗。为什么温暖呢？因为太严寒。人世就是这样一种苦乐参半、美丑相伴、悲欢交集的混合物。而文学呢，文学的价值，正是呈现这种奇妙的复杂性和终极意义上的平衡美感。

这么多年来，她一直默默地踏实地写着。语言、结构、人物、情节，说起来千变万化，实际上，只要她找到内心的自然节律就行。她要静下心来，等着心灵的音乐升起，然后，她就像一个赤足的舞者，在那音乐中，尽情地舞蹈起来！她的心宽了，舒畅了，她勇于将批判的“刀子”朝着自己而来，她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，她获得了内心强大的力量。她欣喜地发现，自己的写作在进步，人也在进步。

不过，她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哪怕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她还是那个望月的女孩，她的心永远像月光一样纯净和忧伤。

深有同感，为自己的才情有限，无法适应这个伟大的变革而内疚。因职责所在，2008年起，我参与了亚丁湾护航、青岛海上大阅兵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的相关准备工作。那段时间，我沉浸在一股巨大的豪迈之中，回首人民海军的峥嵘岁月，我感慨万千，在下部队的途中写就了《海军往事》。在这组小说里，我力图让读者看到水兵的生活、水兵的情感、水兵的韵味、水兵的追求。

有位部队读者说我的小说是激情大于技巧。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不是谦虚。我的确才气不足，技巧和词汇都相当贫乏，我走上文学道路就是由爱好变成爱。这爱就是真情，对笔下的人和事赋予的真情是我创作的动力，也是写作的看家本领。例如，小说《远航》的开头，我在心里盘算了几个星期，总觉得不对劲。开始是：“西昌舰要开始它最后一次远航。”后来变成“西昌舰要远航了，是最后一次”。还是写不下去。忽然有一天，我觉得西昌舰像自己的亲人一样，有血有肉，而又即将离去，心中的那股不舍之情让我喉咙哽住，开头自然出来了：“西昌舰要走了……”后面的文字一气呵成。

这篇小说能够获奖，真的让我非常感动，我再次想起了我心里的那些水兵兄弟，他们依然在天上默默地飞、在水里悄悄地行，我们甚至永远见不到他们的身影。我真的感谢他们，是他们让我获得了这个荣誉。

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洋，开始了新的远航，我的心灵和笔触会永远伴随着这条航线。

